跨鼇集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跨鼇集卷二十一

書

上庠嵗獻書

宋 李新 撰

某嘗聞歆神祇夜神遊華胥列禦寇夸大神怪其說爲有是處所稱其美匝天下及還西南迺始覺風俗恬熙人物滋庶飲食居處幾華胥氏之國也民垂白不見兵甲老死不知兵戰無螟螣無害稼無蚍蜮含沙過雨不言澇

亢陽不言旱大田有年人安土曠俗無流徙細民重犯法囹圄屢空斷大辟總一路歲不過二三人茲非華胥氏之國邪比年天災流行火延市區重以綿茂之役適年不解迨今始平定烟氛寖消當息兵愛民之初務農重穀之際主上遴擇重臣坐鎮坤服閤下父子兄弟醞釀恩愛日久甘棠茇處惟席氏居多恭惟閤下元勲丕業載在日歷忠規直節著於朝端今茲入蜀治貴清靜重厚不擾而遠人安業樂生欲還中古之淳正在今日

蓋將倅華胥之國而與民俱也某官滿東蜀無罪而歸有經由之幸不一瞻拜台光以去是真不遇者也生乎同時見而師之獲並席而坐一解顏而笑又出於意外與其進不與其退在先生耳干冒鈞崇伏深戰慄

上輿元呂守書

某竊嘗言呂悊本齊太公而國朝望姓尤高自秦國太師兵部儀同以學術妙天下功業冠古今載在日歷著之彝器而譜繫益大瓜瓞綿綿與川源河瀆相為流長

凡所謂南阮北鄭萬石八葉隴西李城南杜自昔稱為
名家者聲望相埒曾未若閤下之家聲門閥實處有宋
第一某僻在西蜀自為兒童時固已熟知矣言念呂梁
漢唐輔郡而前古政迹書在簡策者姑置勿論而近時
有許景山治堰崔元弼馭吏文與可鋤姦熾熾有嘉稱
而閤下之治乃與二三君子爭雄灼在耳目於已行而
可攷者某非敢譽也且馬遷作史首分世家而孔子設
科亦列政事至於遠人大觀溥務知識豈惟曰父書家

法平訟折獄而已哉有道之人倫平子之品目許劭之月旦得於性分而昔人之器遇往往在於隻辭片言故童子以月蝕被賞孤生以樂句見知微雲淡漢長笛倚樓戰場文阿房賦非有識者詎能拔出俗中借之齒牙某前日嘗以是道進矣恭惟閣下文雅博厚詼敏疎通得之自然清聲佳句播在人口重惟冰鑑難欺止水不搖主持風雅用人物為意某也無似幸隸麾下簿書期會朱墨出入不敢不勉而山樊牧豎聲迹么麽其言語

蹇吃其標韻塵俗列在曹掾俛仰進趨閤下固已數見胸中固已有定處矣然某私自念齒髮甫壯筆硯不廢方將培厚所養以備閤下異時萬里驅策之轡而新歲論薦或得出門下黃緣英識使諸公知是人以辱呂公許可由是脫去選調決無疑矣漢美竇憲府多文章士唐史稱鄭從讜在太原多得士天下指為小朝廷嗚呼何物兩人者乃竊多得士名於哀世悠悠之運而況我公者乎伏願少闌意焉干冒清峻戰越不已

與宇文吏部書

某嘗謂鳶託風以高蠅託驥以遠此物之微者有所託也士君子之名垂若日星久適金石豈無所託而然故言道必託之黄帝曲託之李奇書託之孔子然後速售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某不幸自先君捐館舍十年貧不克葬瓦棺石槨決不僭於地下肆筵設席方量力而後起兄弟五人上下勸厲足以送往無憾但先君治命欲得高世之文以書行已之實獨此一事疚心恫首求之

十年而不獲它日辱公之從弟巨源貺公所為祭叔父文與誌伏而讀之兄弟相視而笑曰得之矣公之立朝節義鬼神不疑天下之稱譽尊服者若出一律雖門人之惑童子之見而文有道之碑宜不媿於心惟公憐之且人萬里而來旣又以勤請拒之不祥伏惟裁貰暴易之罪謹以狀布几下

答喻企先書

某頃者辱企先足下賜書索鄙文意欲私有識者取一

笑之雅退羅餘藁得一紙半編迫不得已通示足下幸
蒙拊髀之嘆别後三日洗刷故目而相見乃愈於前時
古人伸於知己者俱此類也且吾鄉於蜀為小郡衣冠
而稱士者大率不過三百人試筆硯戲場屋麞頭鼠目
呫囁兒女語讀書魚魯濶視大言者又居其半至於以
世家自名者葢有二焉其一曰某之先為都押衙在邑
里為有門望是子之所不加我者此也其一曰某之先
據山澤利所藏不減陶朱猗頓是子之所不加我者此

也其間又有奔合世務趨炎赴竈傳觴為壽而不敢膝席信其唲唾而諾不後時必曰某人與鄉選者幾某家登進士第者幾此皆僕所常論而非妄也令足下於鄉選與進士間然無聞在閭巷且揺手不得低眉舉足猶有践影之嫌僕世世又非都押衙與據山澤利者人所不信固可知矣足下意不悟此而強欲以僕文字之惡張大其所可稱恐竟不能得許可於人祇取辱耳且越蜀之犬畏雪與日倉皇吠噬至無雪與日而後已此柳

先生所以為戒也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往者
吾廬畜數犬呼而前却而後帖耳摇尾唯主人之聽僕
一日振衣彈冠自外而至羣犬驚齕不已葢吠非其常
者惟足下奮不顧此攘臂而稱道嘘濡挽摩借之聲光
以幸萬一期以取信於人曾不知自累於不信也顧足
下察焉無為所毁以重其過夫以昔人家貧猶不得推
擇為吏笑談不羈而人目之為狂類多有之矣豈獨今
日哉足下為文未嘗蹈襲古人語言其清簡蕭灑過僕

數等其詩與詞僕願學焉若其志大識遠終始然諾讀書盟死生好惡捐凡俗此又僕所以求近也足下於僕可取而拳拳若此昨日遣人奉謝而請所褒貶足下猶再三見器以盡推轂之意有如徇名而求實屑玉而求瑕則僕將不勝其責且懼足下譽未絶口而唾詈繼之敢告不敏

謝張德翁書

某頓首拜手某比寫詩凡二十篇浼獻左右退省拙惡

無地羞死睚遲小兒作蒼蠅聲謾言綺語想足下不笑則唾末吏踵庭有詩為辱故鄉之榮何必以錦為耀是一日伸於知己斯足矣伏而讀之至於再至於三凡昔之所謂盈川先生者幸親炙於今日僕雖不才不得如王楊亦將如盧駱而後止且僕生二十有三年無它知喜與黃卷聖賢語故於書無所不讀又有四方志故嘗南走江淮西過關隴往來陝洛之郊每經崇山大澤則氣宇廓落當月明風清則志思灑然時出語辭不覺成

詩僅與聲律相通因以是意不求之它人而見之足下伏惟足下指導其所以非詩以成其所以為詩則足下之所謂繼謫仙者復何人哉僕誠有望也前日謁上五十六言間有郝婁長者之句誤作霍字就煩改正無狀浼塵不勝驚負稍隙再見猶復以詩為終日清談

答喻晞文書

譚子圖經及神仙集録皆載天池本末太平廣記亦有傳池直長三尋許濶十丈深丈餘舊有水閣臨池砌池

之西南有觀音堂在焉凡歲之上巳端午陵之人空城郭以遊叩檻觀魚以餅餌食之善沒者泅不及半其曠可知池廢而人不及遊者幾四十年父老傳陵凡旱亢禱於池皆有應又云池涸而魚躍去其言近迂未易言也昨叅詢訪退請族長之所見與里巷所聞書以為寄大抵物之興衰皆有數繫主之者何如耳然此地久為好事者嗟惜收復舊觀正在今日餘俟自見索言之

上姚宣德書

某甚愚無知竊意比日士子通名於將命者詎止一二或為歌詩或敷為書翰辭甚謙下以求教者高自推譽以求知者有得半面之識挾為終身之榮有遂外臺之請廓逢入仕之階此誠厚幸矣然決未有持孝義之說以為左右獻者愚請畢焉且讀古人書當以古人自期而世豈有無親之國邪故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豈有無賢之世邪故古者求賢士必於慕義之家某頃嘗隸籍太學丘墓之邑違去六年鬱鬱念桑梓以謂事

親之日少每當春秋上壽時執觴四顧祇自寒心欲於是時脫身西歸日暮道遠倒行逆曳復且隱忍就功名有如何蕃諤陽城還養久留不敢某殆失所以為孝之意又嘗雅善西南之士聞明公名久矣往年京師始謀一見適不在館閣拘於假告後數日復一見會朝車已出都門私懷惓惓如有所未盡有如魏勃見曹參無因持為之掃門某殆失所以慕義之志嗟乎如某者尚何言哉大抵人心貴無慊茍有不至何苦倔彊為近甫還

故國既得伸所以事親之孝居無何丁明公下車復盡所以慕賢之義皇天后土不違所存譬夫飢者得食已食而甘餓享珍饌操顧畢矣恭惟明公當朝名臣之後奮功業為二千石剛斷靖重得之自然千金成諾足以走冠蓋一日閉閤足以移風俗聽政未浹旬月而三尺童子皆自鼓舞以相告曰昔一郡百太守令百郡一太守雖古之諸侯近世刺史未易過也某方且以忠義自撫而謂向也不足令則盡善因索紙裁書敬敘所以不

及藻飾葢其文華者其言浮其言浮者其行矯愚將以古人自期不復作此矣迂率之至干冒崇重不勝驚愧

上漕使書

某嘗謂冢宰制國用而户部度支知緫其書數而已至於生而用之制節謹度經費斡旋葢付一道之使日者削平瀛夷闢新疆建城市營宫室儲兵給農飛芻輓粟導灉觴之源供尾閭之泄疏左而右竭應右而左胥自有東蜀己來其賦入如是而止耳舉版籍以覆視幾無

所用其智巧而又有司不知出内之吝從而腐耗之甚可誚也坐鹼廩者忽豆鍾釜龠之數居帑藏者有緘縢扃鑰之名因循噤嘿吏緣為姦不可條舉某昔佐幕武信嘗病税務除官監外如遂寧遣專攔發船與收過税而縣官不與其事因都廳鞠衙校温約始窺見其弊約以差次當至遂寧既在外邑挾州郡之勢無敢誰何凡養妻孥飲嚼蒱博外月猶得四百千是一專攔之身一歲之得幾七八千緡其它可以類舉合之外鎮如獨柏

峽口三四處皆付之攔頭以為擾輕而增虧未嘗比較歲又不下數千緡二州某所歷官處故為公言其略比關市之征所蓄者非遺利也試講求之必有毫末之助又比年公使增錢以養州郡之廉而場務官以醋息羨餘為能商旅去來舟車一至不問課利之多寡先令認醋息然後收稅蓋醋息有厚得而利速課利有常數而增虧不問彼何憚而不為邪其為名則曰頭子錢所謂使司公庫僅有二分之得而州郡所倍之一時之令以

添置公用為文而其實制不急之物如舞衣樂器之類是也若約有司通融儹發綱應奉軍須稍畢乃得支用以二分之得而通四分為用是本司歲計有六分之入也季點官下縣不究其實虛張聲勢隨例供報以為訖事安知取之甚艱而耗之甚易當優游閒暇之時且為不可況偃兵息民之初務農重穀之際錙銖之積所當宜先是安可置而弗問邪某疎謬無取辱先生招來之意寵甚恐亦有所詢採敢略陳之幸毋以迂緩不切於

事情而後為得也

代元武上新刺史書

某竊言士大夫前不為科舉所誘後不為生事所迫其志與氣果何如哉猝嗟風雲激回狂瀾平揖不解顏繩墨非所羈其為人可與奮不可與留可與禁不可與憂平居無事往往以仲舒賈誼自許此無它適其幸遇有二馬單言暫謀偶合世主冠佩雍容遊廟堂之雲霄旦歷仕階夕名忠良昧爽而指期卿相矣又其次伸於知

已為當路者深器曳長裾公侯之門挾左右半面之知方且有德色而自以為功如二者士豈得皆然千載之一時百世之一人耳有如不幸不得為天子臣不得為公侯客士類見鄙里閭追咎流俗難合無與偶者豈某今日謂邪某始祖本長安崎嶇遠宦流落僑寓五世居陵迫於寒微人所不齒兄弟復無它長號為遲鈍不及事而望族之家因亦媒孽其短不與所進砥礪場屋終不得一名雖自豪憤時亦抑鬱矣伏惟明公以功業起

名以忠義事上如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皆見其光明宜不肖無復道也比者車從東來某首執刺道左後數日謁先聖某復從執事後塵雖拳拳若此亦自無取且古語云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將軍諾又云此生不願萬户侯直願一識韓荆州祈於幸遇昔人皆然願賜指教而激昂之則志與氣某尚可鼓而前也

言科舉書

某名位低下習為高語不識揭厲妄用所業贄顯人將以伸而公府潭潭若淵顯人胷中無涯涘自當不報始時欲言舐筆和墨臨文輒罷曰是大亡益祇自勞耳幸令閤下訂意人物與前者不侔故某兩有所獻未濾清濁澌鐘牛鐸不入里耳冀天下之知聲音者過而問焉竊惟科舉一事西南碩學病之久矣古有鄉舉里選之法推有德行道藝者登其數於王王拜而受之謂之賢能之書戰國之士急喘疾馳榮譽朝夕謂談仁義如孟

軻於齊不過為下卿談王制若荀況於楚不過為祭酒儒其業若叔孫通於秦不過為博士去而學兵學兵可為將不如學揣摩揣摩可以為相於是周孔之道脆弱不振者久矣漢代崇經士皆專門非伏生書田何易則謂之無師非父子傳授則謂之無法故漢之文章閎博淵粹號為得人之盛下此如魏如晉如齊梁間設科不一而士氣浮偽無可持循者今日取士大抵與唐相低昂而法度櫛比往往過之然郡國變詐未能盡去且一

經之獘甚于聲律而命題植意可以網羅每聞邛之士走蜀蜀之士走眉成都縣漢彭嘉陵簡之士又不知其他走也多購厚蓄更相貿易以中有司之求而迂學陋生桃䇿圖史大挾以入有司任好惡不以全場定去留見皮相馬用指測律未能考實其失愈多中間賂遺賄行幽談聚笑神鬼凄惻汙吏不顧崇滿谿壑外樹牙纛中啓闗鍵棘圍重重無補嚴密同列者豈能究之哉視其面若無蹊隧可入而其意之所私高則出月脇遠則

過暘谷其深包曲藏則在蒼梧雲夢之野同列者豈能
究之哉剽金者忘人貪餌者忘鉤有司之不公不明者
忘法且三晉之士尚權變有因權變以成功齊魯之士
競口舌有因口舌以得官習則為風恬豈知怪而況科
舉乎唐薛登嘗言今之舉人有乖事實明制才下試遣
搜揚驅馳府寺之庭出入王公之第俗號舉人謂之覔
舉覔為自求之稱非人知之辭其為弊何特今日邪崔
鄲試士東都吳武陵持杜牧阿房賦詣鄲使以第一人

處之鄙以有所主而牧之出得第五是非為有力者所奪邪往年劉青州闗情於此故文移校官丁寧訶切往迓仵諭開陳根萌以逆閉其塗而十四郡之士以此相慶其檄草當在尚可覆視也吁三歲括賢於海内實朝廷大事其上以為三公其次有簿書獄訟錢穀之寄雖小亦有民社之託而令俗才僥倖以得盜天官者愚弄其衡柄直使人惋憤恭惟閤下以文雅道實取至公上第周流四方知人之情偽而皇華之光再照右蜀雍容

溫潤出於天姿和而不同緩而不迫以待吾蜀之能言者有使者若此其忍負之哉如上所陳倘可徼採願閤燕索言之

與家中孺提舉論優恤戶絕書

某竊惟戶絕之法朝廷行之最為周密夫民不幸至於戶絕倉庫牛馬屋下地上器皿毛髮四至八到一拳之土皆歸於官者鄰未至官吏未及則移易晦匿唯恐其後法有被差官五日起發蓋以防欺故雖替移不交與

後官而今有被受文移逾月不往甚者逾年不往以至替移不復省問寧得無欺邪夫死者目未瞑一簪不得著身披出括入無所不至又有明給齎送之費令近親營辦之法令州縣至檢括財物而不知給與費用若此等事皆廉按之所當行為今莫若州置籍具某日某縣申某所户絶某日差某官某官某日繳到文帳内給若干錢為齎送其行遣次等與依違限日按圖炳炳可見矣且鰥寡孤獨法朝廷所以子惠困窮而推行法意往

往踈漏官為居養蓋以户絶物養之不足則繼以常平息錢以户絶屋居之不足則繼以官屋今州縣有處據舊條仍付親戚村坊養恤或祇給米豆而不居之以屋夫居以屋欲籠而養之幼者待壯老者終天年而後已謂之無告之民彼將舍此而奚歸哉立法至此不為不周故曰推行者踈漏耳某小官真不守分重惟在閣下閭井之末聲音不殊用是不復閑氣臨紙信筆蔑有文彩他日行部借與閒燕當索言之

與宇文吏部干墓誌書

某昔辱公之從弟巨源貺公所為祭叔父文與誌某以書簡祐夫明舉謂子思著中庸孟軻與告子萬章荅問之書二千年無此作乃及今見之且大書二通以訓子而孫伯遠謂如仲舒某嘗復之曰仲舒之學不醇乎經其作繁露背孔子意者十六七首禜祭行啟閉不質陰陽而陰陽亡序言災異身幾不免於戮辱眭孟祖其餘辛援禍機是安可擬公公之文與行稱是其於道也能

言之且能行之茲天下之公議某所不敢私也某先子死有歲月貧不克葬甚哀且病一旦殞溝壑則先君節義不揚於世茲世所謂不肖子不肖子與無子等寧無子焉有子而不肖則將焉用之元祐初某丞南鄭聞先君卧疾丐身歸寧不待報步走十日至陵問省牀下先君命某來前曰良苦吾氣惙惙待盡日夜固已望汝之歸也無咨它事第與我求文行高於世者其言足信於天下俾後人不疑誌書吾實於石柱表之墓陽則吾有

子矣某有弟四人其三人核意學古清厲穎秀悉通經相與求文行高於世者十年矣今得之吏部云知其貧必弗肯重辭謹以狀布

欽定四庫全書

跨鼇集卷二十三

宋 李新 撰

書

上許運使書

某少學書未知用筆法便謂古人削柎纍粻盜寰海之虛名臨池柿葉費汗青之餘力毫童十年碑下三宿勤則有之拙亦甚矣婉若銀鈎飄如鷩鴻隃濃踈瘦自我作古使為之不已則今日可造米元章李致堯之列學

書不成去學畫操觚舐墨解衣盤礴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丹青雨露化洛陽之春江湖平遠發瀟湘之興若為之不已則今日突過賀真張顏之右少也多病九折成醫味黃帝之靈樞繹岐伯之素問於是訂浮沈滑濇以分陰陽迹陰陽以較虛實琅玕榆葉指下有自得之狀張弓操帶意外無可傳之法若為之不已則今日秦介曹應端是流輩少也不羈憙習音聲夜月一笛有牛渚之風流胡牀三弄得晉人之襟韻方且求陰山之泰嶰

谷之管以起黄鍾之律以攷子聲之妙使漸鐘牛鐸盡入制作儀鳳舞獸行書簡編若為之不已則今日司樂協律正堪備員回念太極殿榜有髮白之驚春苑池鳥有汗流之辱亟咸和緩與卜祝為伍則康伯不如貨藥都市鄭譯阮咸雜工師並進則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故退而稽古以是得官凡十八年而官不加進算計課効不如前四事之速奈何底突狂見得罪流落閑居八年寒乞頗堪忍方崇寧大觀之政比隆三代周官之詳講

於太平芃芃棫樸成薪櫎之材青青子衿入俊造之域以至書畫亦有學醫有師樂有司某於此時曾無一長以竊升斗之禄他日能事中道而畫私自惋憤恭惟某官以儒緣政以文起家卿雲之章昭回蜀天甄收人材亡有遺逸如某廢錮久溷封部幸朝廷涵容漏泉無邊例許敘復其自新之志欲滌腸於清無有滓穢涪水在此某不食言比嘗以繆悠之作為左右賛其言不根於道而學不到古則請復少年之業以求售脫謂可教則

盡弃其學而學焉

上張丞相書

某嘗聞百千法門本無差別河沙妙用豈有異同人與非人性相如一衆生錯亂為境所惑一漚起處目為全潮故於是中觀大觀小茍能圓融和會不與物遷眂彼與我等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泯絶妄緣即如如佛恭惟相公虛光獨耀覺性具存迥脫根塵了絶知見凡所謂雕牆潭府高牙大纛呵前擁後妓奴舞僮使令便辟

俯伏趨走多色伎倆此皆幻相於本來湛靜之體了不相應既已自利亦欲利他世固無西天多羅識可以前知而明珠水鏡應物現形自無梟礙且以全蜀千里三峨之秀九江之清其先騰而上者不知幾萬由旬自漢到今人材出興晶明奇特逦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如王褒子雲之智慧何武相如之辨才君平仲元之行業譙周子昂之多聞俱得第一彼皆具正法眼藏得涅槃妙心神通運用足以尊主庇民當時之狗監牧守能誦

其賦傳其書力推其人數千百年風誼寥落借如有相
如賦人亦不識其字有子雲書人亦不貴其學士之志
節高於須彌者化為微塵氣魄斷盡歷殑伽沙劫歎惜
未有窮已也重念吾屬識性有限人倫藻鑑如郭有道
裴行儉者才一二數而宗門印證何其多也六祖謂讓
曰他日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其後果有寂子而
龍潭稱德山亦云他日孤峯頂上立吾道在溈山稱德
山云將來有把茅蓋頭罵佛罵祖在洞山言雲居云此

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在黃檗謂臨濟曰汝已後坐
斷天下人舌頭在盤山稱普化云此子向後如風狂接
人在忠國師稱丹霞云三十年後覓此子也難得在前
洞山稱後洞山云此子已後走殺天下人在龍牙謂天
台云汝向後自會在片言之發如矢中的凡所肯可若
九鼎大呂他時云為竟入先料非龍門月旦山公啓事
之比其精諦確密過吾屬遠甚是事且置伏念某以言
語文字觸突狂見得罪流浪選調洄洑凡二十年其本

有之性雖無成虧幸今僕射相公調贊元化為天人師策百工盡待鑪錘之賜值遇之難愈於佛出道德嗣似何啻燈傳爍迦羅眼通身皆是西南之士願備掃門之役垂手接引宜有半箇人悟無盡妙義直取凡庸㧞以梵位似未為過性地可指衣鉢不傳得法無心事不獲已尺書陳情干冒鈞席某下情無任俯伏戰汗

上劉樞密書

嘗聞東野巨人健噉而家居踈寒終歲不充惋惋振憤

乃謀自甘口腹度其計決不久長因懸箱金邀致繪者書圖庖饍之具與古先人物置在肘腋時時泛覩以起滋味如擇食然於是一飫輒斗粟不厭會有飢王孫過巨人入其室且欲得一杯羹撑敝腸而巨人方大嚼矜聽其畫王孫不得已徼之曰東向負鼎而傴僂者為誰曰伊尹割烹北向跪甌而其意懇懃者為誰曰公孫豆粥其喜而持觴者為誰曰執炙獲啗其怒而探湯者為誰曰染指獲嘗眦目盡裂髮上衝冠者何曰漢壯士樊

噲其机上肉曰彘肩揚眉奮袖揺吻吐詞者何曰晉佳士陸機其席上珍曰蓴羮巨人復件其右曰此太傅何曾萬錢食此尚書韋陟擇米飦此張翰鱸鱠此王武子蒸豘尾後一人豐頰而凝腈利牙而頰肥盃盤狼籍有如倦膏粱者曰此監廚趙稚長王孫曰美哉稚長其樂無窮語未卒巨人掩卷去王孫怳然若失前箸已而大醒始恨其流涎咽沫者俱妄也而初至之飢益進他日入大都鳴鐘之家合食賔客主人擁篲於門延王孫入

羅九鼎於庭下備八珍於堂上惟所擇下筯處而王孫便然飽其德以歸視從者亡有前日菜色與觀巨人畫時斬斬有間矣且古語曰求賢如飢渴蓋恐或失之也先進者其欲逢巨人之畫乎寧其不逢而逢鳴鐘之家者乎恭惟閣下以盛德夙望為吏師帥為民冠冕為朝廷羽儀今也入蜀每食不飽窮治羞饌正在士子而西南之人烹鄉擊鮮鮓龍脯麟胹熊蹯熟豹胎求鹽梅市椒梗以和鯉尾以助猩唇以調露雞臛蠵日夜盡走閣

下之門如某疎寒特負圖畫以進竟無補公饑

上劉運使書

某不佞自念有生九千三百日無半口氣向人出好音聲得一第例蠹太倉一石五斗米而田舍子門戶庳陋不當在人牙頰容頭過身退避訶誶如腐鼠敗草遂溘埃以沒分定故也重念當道諸公日洗冰鑑拔去聲援以一味至公筆擇西南士人某何苦自廢垂塌羽翮使腹背之毛爭先呈露是亦天地間一物可惜數耳某嘗

聞馬得之驌驦禽得之鵕鸃劍得之湛盧草得之杜蘅
世之人不問嗜與不嗜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俊物在
前自起人意他日視鴑駘視鵵梟視鉛刀視稊稗未嘗
不心惡而切齒士之俊茂當十倍於此且以全蜀千里
詩書萬家導江岷峨之清子淵君公雖已死千百年中
佳氣未絶塵外奇特往往過眼特未有品題曰此龍駒
此瓊枝此南金此國寳此明堂材此清廟器此千里駒
而先後之容或無可借故琬琰之棠棣幹之老殆不勝

乎一嘆恭惟閣下駕使者車澄清劍外名聲日新標度
益高主持風味以先士林掇拾豪傑盡令出我門下他
人手臂不敢輒相推助而持陽吹先飛冷灰士之貧賤
適丁是時且有妄想矣往年朝廷有經行之舉閣下取
樊生又取彭生皆窮山中人孑孑無謀儈者自是劉公
一紙書使人珍重愈不易得矣舊文二編為左右贄㢘
按之餘俯賜觀覽去取在公某非敢望也

上徐提舉書

某聞太常廩樂工甚饒工憙其饒也一占太常籍不異進士上第升紱遷罷至相慶弔亦自珍重其選往年籍闕吹笙者一人鼓瑟者一人擊鏞者一人大署太常門補其尤者諸工執其器以俟判丞晨入院延協律坐堂上俾工長歷試之吹笙者前為新宮為下調鼓瑟擊鏞者以次進如吹笙者曲未既工長訶之曰笙失之高瑟失之疾鏞失之濁時判丞協律議命盡去之無留而羣工惘惘於太常之門某伏念朝廷承平日久無大水火

無連年旱饑而力田之家膏血向衰衣食靡爛由是天
子遴簡使者順攷先帝成憲而以西南一道寄之閣下
閣下所至與人欵緻略去聲采不為形骸陛級之游使
妖狐不能容媚技鼠不能盡巧如是自能得士心栽結
後書以報天子必不晚也且日講法以求士士之急麇
延望屬籍者為不少矣其高其下其疾其徐其清其濁
其不合節奏者亦為不少矣某山中白面非能言時事
者今輒集舊所為文一編求試之閣下如有可收下管

雲簫揭為一聲求合節奏焉而後已不然亦將惘惘於

太常之門

上宇文修撰書

某生無有他好不知琴音射儀彈棊走馬有餘樂否於

古文亦不異世人好琴好射好彈棊走馬筮仕江源隣

閤下壤天意欲遂成其好也伏惟閤下論説古書樹成

一家含毫發輝陳言自去乃所願學於閤下者已數月

矣屬縻文法足不到門闌無端由厠賢賓從列聞閤下

音聲以洗簧耳解膠舌而湯穢腸其不幸亦泯泯也舊文一編為左右贄王麈一揮請奉餘教

上張運判書

某狂妄竊謂閤下徘徊蜀道土風氣俗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士賢不肖區處有方而塵外奇特搜抉奨薦絶無遺漏蓋上以報明天子區區遴擇之意下將流不竭之澤於門戶此時直道挽起衰薄真無負於士類某也獲為部吏謹守出納聲迹么麽自當泯默泥土中而當路

諸公主持風誼往往不先要援首拔寒素某又何苦自褫精魄以幽獨為閭夫竹頭木屑斂之似猥而敝冠雞肋棄之可惜樂籠之寬兼收參术之具清廟之祭不遺沼沚之毛樊公漆梓為器在於他日李衡木奴餘利在其子孫其之於公妄意在此伏惟閣下樂善忘勢推賢有後陸機入洛初從閭里之俊游賈誼上書本亦少年之故事今兹持節聲高士林如某何人竊窺下容欲曳裾危榻以髣髴風流願備員一紙書以蘄脫去選曹庶就

異時萬里驅策之嚮此其志也且貴戚書多而种髙猶

與一孝廉輿縣雖跡而徐寧尚列一吏部止水不揺冰

鑑難欺在閤下屬意

上鄭樞相書

某元豐太學生居蜀荒陋聲迹伏匿陸沈州縣三十許

年始以城役改官念初斂髫髦就父師之訓謂人才要

在所養非其義一介取予不可苟於人非其道厚禄要

資不可屑以就是吾父師之訓使之安於命而已漸通

書識理道㓎更世故尚及見前輩所為乃知父兄之訓不謬誤前輩之所為皆有道有命者也凡為宰執者率前日臺閣中人為臺閣官由省府寺監中遷或由外諸侯監司中名除平日經士夫㸃數有重譽四方想望其風采一職之缺中外必曰某當得用某人乃宜已而果然士風一變多歧捷徑千門萬户炙手易以熱呼吸雷風化枯涸於一瞬間不用刀圭騰卉寵雞犬於霄漢於是有挾寶玉古器書畫以進者有飾媵妾市歌僮舞女

以獻者有採花木竹石錦繡服用求充棟宇苑囿者分建谿茶薦海南香盃酒通慇勤之懽幽期達窈窕之區可以締交子弟結好門客黃金賂親信脂澤及奴婢媚文侈頌賛詠功德便謂是周孔以上人餘子碌碌不足數也復有偵刺事機逆射除目喜為耳目梟狗以愚弄權貴大者鬬小者傷遂得志於其間巫醫卜祝玩其技以進暮投錢乞活且與從官為伍黃冠武弁各自有門生在昔一掛吏議振起無階贓淫敗身沒齒不録矣於

令使有孔方子何病不為清流嗟乎士風至此極矣皆
前輩所不肯為亦不忍為跂而眂之令人愧縮所謂義
與道與命者果安在夫周之士也貴令朝廷貴士士不
知自貴為時之羞且奈之何恭惟閤下丕業殊勲著在
典冊重名夙德熟於華夏宰輔舊物所繫甚大時數前
定鬼神不知惟是前輩所為獨有閤下爾進退出處過
九鼎之重所立卓爾非八風能摇要之前輩人氣味自
别某梗野從陂澤中來不識背向但時覘達官貴人清

揚榷面其間豈無前輩氣味者殆未親炙之天下有公
義奚可草草亟欲得一職任杖藜以歸俾廩人繼粟退
食無事雅歌擊缶以形容太平幸無資以進不驚暴得
富貴斷無顛危不祥之憂效古人晚食當肉安步當車
以養全其生是中自有樂地所業一編副書以贄用言
以求其志庶幾或收録焉前輩之氣味盡在是矣

上孫運使書

某嘗謂喜射者藏良弓矢喜獵者蓄良鷹犬學兵相遇

則談兵好劍遇士則説劍彎而破鵠㲉而中鵰若發大寳藏不曾得千金其喜見於顔面此射者之志也梟頭出火耳後生風疾馳平澤中得一鹿如下一城東一狐如俘一將愈於勲在銘鼎此獵者之志也凡守如是凡攻如是茲穰苴語茲吳起孫武法至如摧堅擒敵處則氣息振然往往失聲攘袂以起是談兵者之常也飛若跳丸舞若流星溝上之會微吾項莊漢祖幾不免大抵自右其術謂鏌鎁干將變化若神裴旻之徒非其妙者

此說劍者之常也吾屬好文不若是之甚耶先後進相援引因其一言以蒙譽於當世則豈持弓矢鷹犬之良而真好文者十倍於喜射獵喜談兵說劍者然則古今文士既不少盍為泯泯不遇猶飢鱗餓鷸脫皮毛以死與螢腐同瘞者不知其幾何好其文與不好者又不知其幾何也某竊自念有生二十九年窮無他舉日造俚語以求售於時俗而數以此窮他日暴所為文於當路者一得之以衒客曰西南士若斯人者未可量一得之

則絡之馬腰不復省視後日進見無半語之及蓋事有向背理不相入殆未足怪恭惟閤下以文章據巍科以譽望振風俗再將天子明命持節蜀道主盟善類以先士林而車轍久勞幾環天下度所閱固多矣昔東都士以書抵某且導之曰孫公有清裁以人物為意請持所作章向獻於馬首時乎時乎往者不可究來者未可知舊文一篇為左右贄雖小道或有可觀者焉

上胡運使書

甚不倭往日讀書窮山槩觀古今治亂廢興之迹十年一室千百年事蠅頭鬼名愯愯方寸間軒眉高談刷去塵土便謂一日接貴人不卹等差左手持衣袂右手揮松麈吐朝野利病出所著書要以驚怪入官二年始悟所養芒髮不可施設如三日新婦鬱閉氣仰視一世貴人十九器宇潭潭希言無色可望而畏啓齒問士不過邑里姓氏所從來士人執板避席曰某鄉某家子此外吞屏不敢發貴人旦起坐堂偶賓從攷程案送歸迓來

有宴笑有行樂有歌舞俎豆之御有琴音射儀之好白晝酢酬娓娓不窮夜火照眉已爛然困矣孤子之士貧無才頗獨庸翰墨闌所長投貴人几下真沙粒入滄溟其相知無幾耳方今西北之患間作黄河之役不解法令渙易財用未啟士人班班有能談治道者是人材可以言語取而貴人不果賜間燕虎豹炳於犬馬鸞鳳炳於燕雀足以藻繡治具光華聖旦是人材可以文學取而貴人未遑議物外風氣猥入滓穢何時而拔此直其

所以為病也閣下三吳世家世世區處文武士持節入
蜀主持風會以先士林彊力大援不能贊一辭而西南
英特多出門下竊度閣下不以言語取則以文學取之
矣如此而某又何病焉薦獻所業已瀆清重一之謂甚
其可再乎

上楚朝議書

某不佞自聞閣下在東蜀時以嚴謹視事簿書獄訟大
舉其條細入無間有獘蠹處明者往往不察貴重者多

忽之俾前後苞掩以罔主司閽下一過眼即披扶其陰翳窺窮其端倪使老姦夙惡汗脊慄股恍惚無人色引服而不敢欺彼非不敢欺是真不能欺故州縣振慴鋭於從政未幾何而皇華之光徙按右蜀前日之任達矜飾標守捐去禮法務為清虛者曰楚公來寧修舉我職事尸素敗我貪者約曰令而後妖言媚色不敢妄為欲摩人之足舐人之痔畏楚公笑我夫為一道使者而部吏無捐去禮法為清虛者弛廢程按為尸素者貪化為

廉巧不踰矩如是亦足矣某生二十有八年耳目有限所見如此所聞如彼既又久畏風稜不敢輒竄名於儀中欲借文字以自暴聲跡亦復已已幸閤下至公無心不間賤微何苦閉氣鬱鬱不發如車中婦重念不久當去求試為縣閤下曲有鄰愛足以成就如其人物可不可其能官與不能閤下寄聰明於外某又何言

跨鼇集卷二十四

宋 李新 撰

啓

謝龎機宜啓

負檄趨梓橾舩渡瀘旣叨開府之辟書又玷清秋之薦墨吹噓言重推挽力多初求鳳毛忌諱不識再見眉宇鄙吝自銷絶無先容題品已歸於月旦決有定議剡詞不待於歲終審當承顔之餘肯借緩頰之助欬向未始

異論渾戎不妨清談方輿九里之城俾效一夫之役謂子貢肆無窮之辯能說大人致韓琬無不遇之言可題容舍脫身選調結草恩閎此蓋某官智自天開學惟性妙氣平以定語粹而文同門弟子之詠經勸大將軍之薦士庭下過子鯉人已多其賢聲軍中立左車士或得而快意取青箱之舊牒錄跛傔之賤名顧後日之曳裾正最遊之下士未遑報稱何啻感藏

謝循資啓

末路焚舟在茲一舉青雲附驥俄爾再遷錄蜀容之微勞蹶堯天之睿澤光生蔀屋愧入汗顏伏念具學非無師力弗逮命困值黜伯退編逋翁虛馳壁水之名誤玷龍門之賞志荒求仕若倒挽於九牛老至為文近退飛之六鷁碑顏沒字鼓腹無腸妄投北闕之書久作南冠之縶罪將溢貫智不滿囊辱吾老子之龍文來自司空之城旦三日新婦宜閑氣於車中百年枯桐輒揚聲於爨下擔言投筆樂賦從軍會將命以偃疆許開府而求

士陳力就列不足使於前與趨事勸功有以賤為貴者憐其勤匱試以劇難饋糧以供師行制器以前民用悉禀坐帷之畫推而行之載加伏櫪之鞭與其進也直道為屈讒言孔多終成貝錦之章遹肆燃灰之溺和戎自絳草奏非湯削竹簡之春秋化雲天之雨露祐甫疏內八百吏無親舊之嫌子儀帳中六十人皆將相之舉靜思濶遇端出腆恩此蓋某官學殖根深德機深湛獨運潛神之計兼收闢國之功歷六詔之故封窮三代之荒

服不必解降王之縛益能得面内之心來則安之屢布相如之檄召則行矣將邁吉甫之歸某濫被薦論猥叨升進拜細書之一札載厚賜於五雲媿在廬前重覥顔於躐等請從隗始形雅意於好賢感無窮恩盡未來際

到任謝二走馬啓

仰奉除音外移使指上副聖人之欽恤俯慚器業之空疎郭伋重來第見兒童之慕令威復至稍驚城郭之非托庇云初量情備喜伏惟某官忠嘉許國直亮秉躬立

清準於朝端播徽聲於士論下車解衽方勞望履之思
拭目揚眉行有趨風之便

謝黄都大啟

埋輪當道不問狐狸爝火虧光何傷日月行迷途而不
返墮智井以誰尤且法本貴於持平事或容於脫誤不
循三尺殆以私而勝公雖有二天肯轉禍而為福猖狂
固無大惡踈畧豈有他腸不平謂何或失而已告者過
也難明竊斧之疑問以辨之寧無投杼之感况摘山之

謀以强兵富國豈折腰之賤能驟事沮功諐無此心偶
褫其魄譬尹何之為邑未能操刀如揚干之亂行無所
逃命如某者才不周變學非適時因人而成為鬼所笑
屬同列之競進忌寸步之或前先張之弧又下之石内
自訟者何當嘔出肺肝人必知之盍亦有靦面目尚希
哀顧許以自新此葢某官德浹神明性全忠厚垂惠於
不報推恩於無知矜其地寒與免吏對仰天呼救忍坐
視其困乎搖尾乞憐必有動於中者願引車而改轍不

忘終身將洗心而事公請自今日

謝改官啓

築斯城而鑿斯池蔑無勤績言如綸而出如綍誤玷優恩念昔第功全歸化力及今祇命獨後衆人脱半生選調之卑激百口愚衷之感竊以穴居避患巢木安棲天造域以分疆王設險而保國折柳樊圃智未有餘丸泥封關愚不可及國家閒暇常恢道德之威日月照臨絶無内外之患曩置潼川於劍限實為右屬之喉襟豈其

雉堞之隱無復蛇形之壯總玆重任斷自宏規人心均
和天意甚恱獎詞温厚謂可威於百蠻立制精詳固宜
垂之萬世實墉實壑非徒壯觀自西自東特為雄冠毛
錐子已投地上寧力之勞王先生雖在役中奚功之有
伏念某鈍不及事拙無取才初伸已知猶恥人役驟叨
換爵獲出汚塗不因汗馬之勞尚得桑榆之景行三十
年之空限險阻備嘗遇五百載之賢人推挽加進欲求
報德之所曷在他人之門此葢某官高義薄雲至誠格

物易以事而難以説望之畏而即之温括夫成城已懋金湯之績君子蹈道能踈雨露之私致此幺微亦獲陞改毛遂惡因人成事齊人多以口得官是何永廉之流如假再生之路生育長養惟父母喜于就任飲食教誨約兒孫以盧為名庶不忘卵翼之恩姑以盡犬馬之報

到任謝劉夢臣啓

占星蜀部昔來何遲望氣關中今見恨晚將交一臂坐闊十年實每懷於好音别難雕於朽木回雖不敏誤蒙

卓爾之稱根馬得剛初學浩然之養念在官均將母之
樂奚當時慕稽古之榮顧萱草以涕零指具茨而雲隔
雉介意以無匹雁孤飛而底哀操繆悠而弔戰場禀生
碩以事儒將河潤九里知未易於忘情鷦巢一枝幸有
餘於樂地固其求舊方賴作新恭惟某官以道為宗惟
刑之卹言可觀而行可法望之畏而即之温忠臣必求
孝子之門大夫正行古人之事裴依函丈獲敎書紳數
勤倒屣之迎嘗布順風之請世憐其困料黄祖不能容

禰衡士擇所歸主侍人何以為孔子未始見幾而作固當慕義而留儻因醴酒以置疑竟卷綬章而投劾

茂州到任謝啓

郡守承宣雖資輔佐雪山輕重不係去來越岷峨深入於不毛古松會強名之曰郡刳石紐大禹之所宅本冉駹西漢而後通貢賦無三品之金羈縻僅十州之獠虎狼充路橋閣緣雲隕石飛空冒險豈千金之子凌霄置戍當關宜一夫之雄在昔從戎迫令使敵書生事俎豆

洒乘桴筏以迎降士林肅衣冠俾扣兵夫而問疾溺深
救至蒙河伯之不收病極更生無扁鵲而小愈言猶尚
在志不復來或叨誤恩誠出非意鬬驚濤猶過覆車之
轍視舊榻如不共天之讐楚些重招哀同濟有三閭之
作藥籠預備念此生成九折之醫所居而安何陋之有
恭惟某官清淨以治順巽而行以堯事君與蜀爲福歆
向父子考論議之同歸機雲弟兄見文章之相亞比從
下座誨以至言一塵不揚請舉安平之燧九河已潤更

濡枯涸之鱗

再謝循資啓

朶雲再上名玷囊封閲歲四遷恩歸臺府功亡可記感不待言伏念某學迷聖徒愚自天性政事載餙以冒人材沐猴而冠非法家流嘗忍議文之愧本儒者服絶無稽古之榮書成蠹魚傳養癖疾老虀鹽於 太學程朱墨以功曹多言數窮殆取投荒之謫強項不屈姑紊起廢之遊時操毛錐務出月脇形第怖瘧氣將食牛而曹雖

類於郭尖無處可逃於鮀五識一丁字那勝挽於彊弓
相萬里侯豈容分於縱理日者辟士與之開疆獲請命
而與行非因人而借譽晉公幕下本求韓愈文章昆邪
奏中惟許李廣材氣大道最嫌揀擇至公不論孤寒伯
樂能空冀北之羣劉安盡化淮南之石燕公大手筆迭
回雨露之私太原小朝廷終許衣冠之盛受賞乃爾顧
德何堪此益某官克己於仁見幾以獨體賢者之蹈道
得哲夫而成城萬歲仆碑已極夜郎之地相如傳檄尚

虛邛笮之君圖書初總於道山雞犬亦遵於雲路致茲嵬瑣荐被超陞凡畢循選人之階是誤乘君子之器侏儒易飽爰增粟於一囊傴僂過恭式循墻於三命爪蠅邊集水鏡肯搖既越等以叨恩敢興言而觖望感遇二字願勒銘於山阿圖報一心不食言於河水

謝王廉訪築城畢工啓

修役事之至重不亦勞乎赴期會之太嚴非敢後也既免瘝官之責遂叨粹語之襃設險擬於金湯保民必先

城郭百年弗治一旦惟新墉壑高深樓櫓華煥五月而
息豈朽糞土之墻百堵皆興又復他山之石執殳朴而
從車右挾法式而問規程制而用之古未有也凡經台
視之過曲盡精微雖資人力之為深藏知巧而況書生
田野俗學童蒙頗踈拙無取才號遲鈍不及事焉知制
作在俎豆則嘗聞試使經營本斗筲何足算荐蒙驅策
復賜指蹤長裾化畚鍤之塵重趼困梯衝之舞暴身既
久宣力為多果有功而見知借餘論而不惜儻離選調

全出異恩此葢伏遇某官德宇恢疎智機穎利以道自任與物為春說使人而忘勞善用才而無棄非一夫成百雉之制出片言愈九鼎之安致兹凡下之流最荷提擕之重功名難際恐英公惡命薄之人富貴無忘推傅說在版築之列揞言九泯圖報一生

賀王觀察到任啓

鳳歴推剛龜文顧左已諧禮上倍切懽愉稍移蜀使之星迭拜周家之命雪山增重金馬開祥當易于請腰笏

之濵正李邕求識面之地念昔提文衡於漢上顧予執
賤事於禮闈肉眼未識貴人步吏固宜革帶蔡見鄂岳
曾晚學之莫知楓落吳江亦前人之誤聽別一閱世共
兩禿翁巴子國窮閨太史起滯留之歎河圖職妙謂劉
公知取予之方惟摘山市駿之謀實富國强兵之本肇
自神考精求偉人俾興至利之源待以不次之舉數政
之後奉法不虔比年以來為弊滋甚明珠異貝既交走
於貴權空籍給書又肆謾於公上於今所受任責不輕

必待先見之明乃救末流之弊雖望之在外終推意於
本朝使宋璟居中肯容心於私謁莅事伊始著聲何高
載道之謡若碑落筆之觀如堵恭惟某官因時以出載
道而行才超世而非師學到古而自我擢從他部簡在
帝心烏衣馬糞之遊典刑具在西清延閣之邃几席久
虛佇聽受釐之恩端有追風之召某投荒遠裔臥疾餘
生未瞻雙舄之飛初託九河之潤猶叨五斗粗明投劾
之幾止有一天斷無挾故之慮參承尚阻傾陷良深

謝謝轉運判官啓

初馳囊皂豈虞罪戾之加再服官箴猶起功名之念敬仰陶成之賜敢忘湔拂之恩喜與幸并感非言盡伏念某隴西末裔鼇嶺寒生素無倚馬之才夙負屠龍之學再飛秋鶚繼捷春闈豈期躍冶之不祥遂失壽陵之故步多言賈傅自取間疎挑戰李陵竟成囚虜狂圖至此薄命奈何丹闕春風未信淄川之對山城夜月來觀梅尉之碑反求諸身未為不遇此葢伏遇運判奉議先生

氷壺雅望水鏡清標絶代風流遠嗣東山之遊屐驚人事業近追淝水之殊勲文釆不羣巳先明月詩篇獨到何但澄江萃奕世之殊能作一時之偉望茂膺宸眷夙董漕權千里運粮誰識帳中之心計九年足用人驚地上之錢流顧惟駑材實依鶩厦曩嘗披霧幸獲拜塵脫畧崇高驟止循墻之走屏捐名分遽蒙倒屣之迎載聆玉麈之談復侍歡樽之飲岸中陪燕清興固不凡接膝論文幸遇亦何有曽是鸞棲之局倍叨龍坂之光喜溢

顏閒祥生户外某敢不俯勤官守仰法吏師佩穀熟之
遺風鑿韓城之舊訓春年考績覬隨嚴助之計偕餘論
吹枯顋借山公之啓事

李轉運判官遠迎啓

顯奉芝書榮持玉節凡叨臨莅倍切欣愉恭惟某官學
造淵微氣存剛大仰被聖神之眷深明道德之歸移孝
於忠處仁以義夔教胄子知學為賢士之關帝耕籍田
謂農乃天下之本久居妙選數近清光肯辭蜀道之難

益見雪山之重乃得御矢頷瞻接士之容其猶龍耶姑俟出關之氣某垂老不調至愚無知侶令綽以分曹參弁萬而決事畏風以遁未明投劾之幾慕義而留行即望塵之拜

趙轉運判官遠迎啓

光膺宸命榮領使權方勞望履之思已聽畏途之戒伏惟某官器資宏遠政術疏通深潛富國之謀丕著立朝之績江淮轉漕大被劉晏之功巴蜀觀風行布相如之

檄既淵衷之簡在宜温詔以遄歸其將命叨恩指期覲
德雖出坤維之遠逺幸分河潤之餘參奉匪遙欣愉尤切

謝張待制啓

不逺千里仰瞻少微之光無有二心恭受杏壇之誨與
適未可與立所見不逮所聞過動倒屣之迎獲布順風
之請士皆驚目孰為來哉師獨解顔與其進也益丹鳳
于飛則翠羣羽以皆集拔茅連茹則思引類以同升特
覩玉麈之譚迭奉獸樽之飲燕公大手筆數窺翰墨之

飛太原小朝廷真見衣冠之盛伏念某小智易測大愚不靈書成蠹魚傳養癖疾回雖不敏或可使於前與振焉得剛宜有動於中者久閉其聲而弗出力尊所行以為明身雖不容氣未稍下以寒蛙當兩部非爾所知謂蓮花似六郎則余豈敢進值黠伯退呼漫郎彼臧氏焉能使魯侯主待人何以為孔子晉公幕下初求韓愈之文章嚴武帳中惟縱杜陵之詩酒言叨望重恩辱已知此葢某官至論回天妙文華國得古人之大體樂天下

之英才不可親疎曷其簡易得季將軍諾詎肯易以千
金掃曹相國門顧首先於百執遽遑鼎席還守版曹聽
指日以造朝更甘心於執馭既多佩德良切馳情

賀秦州陸待制啓

伏審眷自宸衷進升內閣仰增慶抃恭惟某官清規奕
世丕業動天紀綱華夷標準中外雖輕裘緩帶而氣葢
軍中能富國强兵而錢流地上曩嘗驅車蜀道誠由被
器先朝豈惟獻摘山之謀固亦藴安邊之術待時而動

以道自將賞士衡為龍駒未可量也推象先作人望惟其有之況國朝方清玉門之氛而藩鎮實倚秦亭之重甫睠西顧首頒異恩儼寶構之神區顧帝文之秘府玆為華貫用責精材綸言還來柄任有日闡吉甫之北伐式遄其歸想曹參之趣裝可立而待某拘文有限展慶無由望台屏以展光與輿情而均躍

上宇文知郡啓

竊以峩冠大袖氣概洋洋灑墨揮毫文章落落競就王

公之貴孰知道德之歸士習皆然余心患此豈知務師
者託素絲之質慕道者先青佩之儀執晏子鞭企孫風
之高邈為李膺御攀逸駕之崢嶸中圖益於見聞外豈
徇於名勢如某者隴西冷族鼇嶺孤生滿黐無韋氏之
金數尺之丘遲之錦功名難得憐青鬢之半蒼歲月易
遷慮紅塵之暗老學欲為道仕期養親甞珍豈免於胡
盧故步殆成於匍匐少二頃之負郭闕百畝以躬耕聚
蚊成雷任讙俗訕刻鵠類鶩強齒俊遊難投足於我疆

遂竄身於嶙境虎靴頳謁屢升仲寶之堂牛鐸成音未辱荀公之聽於是强編蕪累仰瀆聰明欵伯喈席者咸謂異才遊于厚門者並稱名士觀海為水尤慙一勺之微以莛撞鐘亦冀小鳴之便恭惟某人行安常性學出真心道德遵時之英才業為衆之準音容和粹春生金谷翠連天風骨精明氷透玉壺清滿腹吹噓後進黼黻斯文伏乞比恕後夫誨加大匠一則俟振特之恵一則祈開敏之私立指迷塗俾知聖域杏壇數仞斯時矜潔

巳以求桃浪三春異日庶燒鱗而上

代賀許侍郎冬至啓

土圭揆影導萬彙以迎長寶册書雲候一陽之初復恭惟某官著龜大政柱石本朝儲精泰階峙器清廟日著可大之業力培太平之基民人可瞻文武是憲凡四時與合其序則百祿宜受于天更納繁禧以副注意某猥被皇華而諭蜀阻依台屏以稱觴頌詠徒深文言罔既

上章相公賀冬啓

土主揆影導萬彙以迎長寶冊書雲候一陽之初復恭惟某官質文全粹聲實保和道觀昭曠之原化執慘舒之柄大熙庶績以為百工師時顯諸仁所謂萬世利臻符瑞之衆至懋功德以兼隆式丁亞歲之辰宜受王明之福某限拘蜀道阻覿台光仰被埏陶實深頌詠

與唐梓州賀冬啓

伏以明陽昏復瑞景迎長漢儀肅簪弁之賀堯歷謹星躔之次伏惟某官才能許國謀議冠時早收雋彥之科

茂奮勲庸之美宜承寵祜用對褒嘉指峻館以非遥述
慶悰而莫既數言瞻頌罄寫奚殫

回啓梓州賀冬啓

伏以歷紀周正首三微而建統厭飛嶰竹冠六律以推
長道宜作德之休吉有自天之祐伏惟某官純誠格物
善政宜民早叅書殿之游尚爵虎符之寄清修迪吉巳
諧道長之辰密勿論思佇有彙征之慶賓榮阻造頌懇
徒深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舉人臣楊炤

謄錄舉人臣秦樢